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十一季

阿姨的老缝纫机

王耀



阿姨的缝纫机是蝴蝶牌的，墨绿色，放在客厅阳台的拐角，旁边立着个落地的手机支架，平时她坐那儿一边踩机子一边听直播。机头上的烫金蝴蝶图案磨得只剩半个翅膀，不细看以为是块油渍。上面搭着条旧秋裤改成的罩布，灰不灰蓝不蓝，边儿全磨毛了。

我掀开罩布，机身上落了一层薄灰，手指一抹就是一道印。皮带硬得跟铁丝似的，踏板生了锈，踩下去使得点劲，吱呀一声，像用指甲刮黑板。

这机子是阿姨结婚那年买的，姨父在砖厂推了三个月板车才攒够钱。阿姨嫁过来那天，机子是用红绸子裹着，四个人抬进这三间瓦房。她往机子前一坐，脚一踩，手一推，哒哒哒，哒哒哒，跟撕胶带似的。姨父蹲在门槛上抽烟，说比手机里放歌还好听。

我小时候的衣裳多半出自这台机子。裤脚短了，就接一截，棉袄袖子破了，就翻面絮新棉花。冬天晚上我睡阿姨家，躺被窝里听她踩机子，哒哒哒，不紧不慢。线断了，她来到灯泡底下穿针，穿不上就用牙咬线头。墙上的影子又大又弯，跟拉满的弓似的。

后来镇上开了几家裁缝铺，再后来，人们都上网买衣裳，便宜，样式还多。阿姨就不怎么踩缝纫机了，但也不让扔。姨父说卖给收破烂的，人家给四十元。阿姨一摆手，说：“不卖。你咋不把自己卖了？”姨父嘿嘿一笑，不再提。机子从堂屋东墙挪到西墙，又挪到套间，前年搬进楼房，机子放在阳台，说那儿光线好。

去年我回去，阿姨正坐在机子

前头，戴着老花镜，拿手机看教人改裤脚的直播。她手底下正缝着隔壁李婶的一条牛仔裤，李婶胖了，裤腰勒得慌，阿姨给她放宽两寸。她踩得很慢，一下一下的，踏板吱呀吱呀地响，听着随时要散架。我说：“阿姨，我给你买个电动的吧，插上电自己跑，不费劲。”她头也不抬，说：“用惯了，这个得劲。电动的踩不好，忽快忽慢。”她的手指头依旧利索，推着布料，针起针落，就是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影子缩在机子跟前，只有一小团，不像从前那么大、那么弯了。

裤腰改好了，李婶掏出手机要扫码，阿姨从缝纫机抽屉里摸出一张打印好的二维码，说：“扫这个，五块。”李婶扫了，说：“你这还跟上时代了。”阿姨说：“那可不，上个月我还接了个改校服的活儿，人家微信转的账。”两人笑了一阵。李婶走了，阿姨把手机往支架上一放，接着看直播，里头正吆喝着“松紧带买三送一”。

我走那天，阿姨给我缝了个装水杯的布袋，让我开车路上用。布袋缝好了，她拿剪刀剪线头，仔细看了看，说这线跳针了，回头得紧一紧。我接过来，水杯放进去正合适。我说：“挺好的，别折腾了。”她没吭声，拿软布擦了擦机头上的灰。

晚上我听见她在阳台跟谁说话，声音低低的。我以为她打电话，走过去一看，她正拿小瓶子往踏板轴里滴机油，嘴里念叨：“老伙计，再对付两年。”声音像哄小孩儿似的。

缝纫机没吱声，流逝的岁月也没有吱声，都静默着。

在灶台上一字排开后，“指挥官”就赶我“出境”，理由是我切菜，会影响他的“战果”档次。我也乐得坐享其成。

我和孩子在客厅里抢电视看，看着先生在厨房忙碌的背影，我心里满是幸福。先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切菜、配菜、炒菜……一会儿擦一下额头快滚落的汗珠，一会儿又摘下眼镜，拿起锅盖看菜是否可以盛出来了……

不一会儿，桌上摆满了先生的“胜利果实”，有翠绿的拍黄瓜，有红黄相间的西红柿炒鸡蛋，还有香味四溢的糖醋排骨……我和孩子一下子丢下遥控器，冲向餐桌。先生闪着汗珠的脸上全是愉悦的神情，看着我们垂涎欲滴的样子，骄傲地吩咐我：“快用手机给我拍张照。”我掏出手机，让先生摆了几个姿势，拍了几张照片。先生仔细地“审阅”了照片，留下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张，然后才下令道：“开吃！”这是一场胜利的“战役”，“战俘”是我和孩子。

后来我们又整理出来好多张照片，我和先生一边整理一边回忆，许多印在记忆深处的温馨画面再次浮现出来。照片和文字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它们能唤醒我们沉睡的记忆，这也许就是记录生活的意义吧。



云雾(外一首)

张耘嘉

云雾缠绕着山脉
雾气氤氲
水汽升腾
轻轻抚过山脊

途经险峻之处
也曾越过平川
飞越城镇
飞越峻岭
云亦如常
雾亦如初

人生如雾
有时得意有时失意
试着学雾
静观崇山峻岭
历经无数坎坷
初心依旧

石阶

青石板小路
故乡的主街
石阶小径
通向密林深处

轻踏石阶
只觉稳重而厚实
一步，再一步
向着群山之巅

落下最后一步
登顶
人生正如石阶
踏实走好每一步
不断前进
终会抵达幸福的彼岸

旷野与回声

廖柳

独自站在辽阔的旷野中
四下寂静
说出的话消散
又传来隐隐约约的回声
它不是回应
只是空气的振动
旷野容纳所有倾诉
接纳迷茫
人声消散之后
天地依旧辽阔
人在此刻
看清自身的渺小

厨房里的「指挥官」

庄志华

